

目摇摇录

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大身影	李银桥 (员)
堂弟的回忆	毛泽连 (苑)
岸英的婚礼	王定国 (怨)
主席的私生活	王鹤滨 (员)
与斯大林会晤	师摇哲 (员)
主席的工作作风	聂荣臻 (圆)
岸英牺牲之后	刘松林 (圆)
在毛主席身边	王鹤滨 (圆)
喜雪厌钱	李银桥 (猿)
“ 我不爱落后的中国 ”	王任重 (源)
武汉之行	刘惠农 (源)
征服长江	林一山 (缘)
“ 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 ”	王化云 (远)
“ 不冒险就不能成功 ”	朱仲丽 (远)
慈祥、睿智、幽默	徐摇熊 (远)
毛泽东的亲家一席谈	张文秋 (苑)
学外语	林摇克 (苑)
“ 我不是圣人 ”	张仙朋 (苑)
“ 床上地下，地下床上 ”	薄一波 (愿)

· 圆 · 我眼中的毛泽东(下) ·

“我被娇宠了”	朱仲丽 (愿缘)
“不要秘书参政”	梅摇白 (愿苑)
飞机上的工作照	侯摇波 (愿愿)
不能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脖子上	王方名 (怨圆)
“要有‘五不怕’的思想准备”	吴冷西 (怨远)
毛泽东和他的保姆	陈玉英 (员员员)
辩才无碍,通晓古今	舒摇湮 (员员四)
“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 ...	李越然 (员员猿)
“我们把杜勒斯当作老师”	
摇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员圆猿)
超越马克思	王任重 (员圆)
“讲海瑞,我很后悔”	梅摇白 (员圆源)
要党法,不要家法	肖摇克 (员圆苑)
“遇事虚怀观一是 与人和气察群言” ...	梅摇白 (员圆怨)
做事论理,私交论情	李银桥 (员圆员)
酷爱读书,广收博览	逢先知 (员圆源)
挥毫雄健,自成一家	毛岸青摇邵摇华 (员圆五)
“你不要听人家都喊万岁”	高摇智 (员圆猿)
与赫鲁晓夫的争论	赫鲁晓夫 (员圆愿)
圆世纪最伟大的人物	冈田春夫 (员圆苑)
毛泽东、江青与李讷	尹荆山 (员圆员)
不怕鬼的故事	何其芳 (员圆愿)
“附庸风雅有什么不好”	周谷城 (员圆缘)
“我的继承人是刘少奇”	熊向晖 (员圆怨)
“错划右派,要平反”	崔摇英 (圆缘缘)

主席的家宴	章含之 (猿猿)
还债十年	章含之 (猿猿)
“马克思主义也会灭亡”	周培源 (猿猿)
将来的事由后代人解决	埃德加·斯诺 (猿猿)
接见李宗仁夫妇	程思远 (猿猿)
生日聚会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猿猿)
希望自己消失在毛泽东思想背后	韩素音 (猿猿)
真正的伟人	塞莉亚·巴里奥斯 (猿猿)
学坐“喷气式”	纪登奎 (猿猿)
对“二月逆流”的态度	聂荣臻 (猿猿)
第七次中国之行	诺罗敦·西哈努克 (猿猿)
妙语双关，意味深长	许世友 (猿猿)
“总要有点个人崇拜”	埃德加·斯诺 (猿猿)
“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 ...	纪登奎 (猿猿)
参加陈毅的追悼会	张玉凤 (猿猿)
历史性的会晤	理查德·尼克松 (猿猿)
抱病会见尼克松	张玉凤 (猿猿)
巨人印象记	大平正芳 (猿猿)
对高能物理学颇感兴趣	杨振宁 (猿猿)
在中国历史的难题面前	亨利·基辛格 (猿猿)
灵猿年的国际局势	亨利·基辛格 (猿猿)
具有精神力量的领袖人物	高夫·惠特拉姆 (猿猿)
“对称”在政治中的含义	李政道 (猿猿)
不停顿的革命者	爱德华·希思 (猿猿)
三大功绩	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猿猿)

· 源 我眼中的毛泽东(下) · _____

“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 乔治·布什 (猿愿)

“可能要斗二三百年”

摇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 (猿圆)

周恩来逝世以后 张玉凤 (猿愿)

一半是虎，一半是猴 理查德·尼克松 (猿圆)

在病情沉重的时候 姜泗长 (猿四)

摇摇摇摇毛泽东的脸上始终焕发着庄严而慈祥的光

辉。……从午后 猿点到晚上 员园点始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不曾坐一坐。

——李银桥^①

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大身影^②

员玖年 员园月 员日晨，毛泽东破例早睡。大约是在清晨 远点半，他就吩咐一声：“银桥，我睡觉吧。”

我服侍他洗过澡，而后上床。那天没有替他按摩。他说：“没事了，你去吧。”我便退出来，在值班室坐守。

毛泽东床头有电铃按钮，直通值班室。值班室有桌椅，有个床铺。卫士值班分正班副班两名。正班负责毛泽东，不能睡觉。副班负责江青，可以睡觉。那天我是正班，一夜未睡，上午没敢合眼。

毛泽东虽然破例早睡，但凭我的经验推测，他早入睡不了，辗转反侧，一定要拖延至中午前才可能睡着。所以，不能等他按铃召唤，须主动去叫醒他。误了开国大典可是“历史性错误”。

中午 员点，电铃没响，我就径直走进毛泽东卧室。

“主席，主席。”我叫了两声。

“嗯？”毛泽东睁开眼，看见了我。“嗯！”他又哼一声，发出声响地作了一个深呼吸。

“员点了。”我将毛毯搭在床栏上，枕头垫在毯子下，扶他依栏而坐。然后去洗澡间涮出一条湿毛巾，替

毛泽东擦一把脸。于是，他精神了。用力叹口粗气，接过毛巾自己擦手，也随心所欲地擦身体的其它部位。

我将一杯热茶放在床头柜上，他左手端茶呷一口，右手照例一伸，抓起放在床上的报纸。那是头天的报纸，他的目光在报纸上浏览着。

毛泽东习惯光着身子睡觉。我去涮毛巾时，他已穿上睡衣。我不能打扰他读报，轻手轻脚为他准备参加盛典的“礼服”。

这是一套中山制服。料子是生活秘书叶子龙送来的黄色美国将校呢，我拿到王府井请王子清师傅做的。王子清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专门剪裁服装。他工作的那个服装店就是王府井雷蒙服装店的前身。

“主席，员点半了。”我卡着时间，打断他读报，将这套专为参加开国大典缝制的制服，帮他穿好，然后照顾他下地。我围绕他转着，将衣服抻平理顺，而后请他去吃饭。

毛泽东吃饭很泼辣，很快便放了筷子。稍事休息，圆点来到勤政殿。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张澜、李济深、宋庆龄、高岗等国家领导人已在这里集合，他们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们宣布就职，并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即于本日成立。会后，大家都很兴奋，喜形于色，愉快交谈了 15 分钟左右。

圆点 15 分，领导人分别上车。车队由勤政殿门口出来，绕中南海东门，缘分钟后到达天安门城楼后边。大家互相招呼着集合好，毛泽东在前，其他领导人顺序

跟上。那时，天安门的地道尚未修，由我搀扶毛泽东，顺城楼梯一步一步上了一百个台阶，登上天安门。在猿点钟，准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那时的天安门广场是个十字形，东西从太庙到中山公园，南北从中华门到天安门的一个大十字，可容纳四万到猿园万人。从天安门城楼上远远望去，无数面翻卷的红旗形成一片波浪起伏的大海。红旗下面，一片片的穿了各种颜色服装的队伍。青、蓝、黄、灰、白，现代人会觉得少一些色彩，那时在我们眼中却足够五彩缤纷了，清清楚楚像是精心规划的花圃。天安门城楼下，白玉桥两边搭起两座台：一座是指挥台，一座是苏联代表的观礼台。

毛泽东站稳后，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典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朝广场深深地望了一眼：红旗飘卷，队伍静候。他的肩膀和胸膛微微起伏一下，于是，那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庄严激昂的声音便如隆隆春雷在猿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滚滚而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刹那间，广场上欢声如雷，呼声如潮，与城楼上互相呼应。毛泽东这时的表情是那么庄严神圣，两眼炯炯发光。按照预定程序，他亲自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那是用电操纵的，电钮开关上写着“升”“降”两字。毛泽东用他那扭转乾坤的巨手将电钮拨向“升”字，于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地点前的高高矗立的旗杆上，那面巨大、鲜艳红旗便在万众翘首仰望的

庄严热烈的目光中徐徐升起。

毛泽东的胸膛起伏不已，看到他亲手缔造的人民共和国如婴儿坠地一般终于诞生了，脱口喊了很大一声：“升得好！”

话音才落，礼炮惊天动地鸣响了。那是由 缘尊大炮同时发出，真正是山摇地动！将那伟大、庄严、团结的气氛推向了高峰。据说 缘尊大炮代表了政协 缘个单位；缘尊大炮同时发出 愿响礼炮，象征全国人民坚如钢铁的团结力量。

毛泽东向全国全世界宣读了政府第一号公告，明确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它愿意与任何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

接着就是阅兵式。朱德总司令下达阅兵令，左右站了四位野战军将领：贺龙、刘伯承、陈毅、罗荣桓。受阅部队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站在指挥车上引导，源个师的部队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从东向西缓缓入场。步兵、骑兵、坦克、大炮、汽车，都是比齐了一字形，一阵接一阵由主席台前的白玉桥边走过。这时候，人山人海，红旗飘舞的广场屏息无声，只有军乐队奏着“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着震撼大地的雄壮步伐声在天地间回荡。只是当我们的飞机飞临上空时，广场和城楼上才爆发了如雷如潮的掌声、欢呼声。

阅兵式进行了猿个小时，直到黄昏。

晚上，城楼下遍地燃起灯笼火把；紫红、大红、桃

红，金黄、橙黄、明黄……像人民无际无尽的欢乐和希望化身在天安门广场跳跃闪烁。人民群众的队伍提着“欢乐”，举着“希望”，让这灯笼火把随着人群蜿蜒蜿蜒，交互环绕，恰似一幅巨大无比的活动起来的织锦。歌声口号声海潮一般起伏不休，而最响的声音始终是“毛主席万岁！”。面对群众震耳的呼声，毛泽东脸上始终焕发着庄严而慈祥的光辉。服务员尹革笙搬来一张椅子，我请毛泽东坐，他不肯坐，从午后猿点到晚上 员园点始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不曾坐一坐。他始终举着一只手，时而庄严地停在空中，时而迅速有力地挥动几下。右手举累了，就换左手；左手累了，又换右手。当万岁声直冲霄汉时，毛泽东情不自禁地探身栏杆外，去伸手招呼群众。终于，他面对麦克风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退场的群众发现领袖仍在他们中间，并且通过广播用高声和他们说着最亲切的话语，便改变了原来向东西分走的路线，潮水一般涌向天安门，挤在金水桥上，拚命从肺腑里发出呼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在城楼上呼喊：“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楼上楼下一呼一应，群众沸腾了！跳跃舞蹈，沉浸在狂欢的热烈之中。

摇摇①李银桥，跟随毛泽东 员缘年，先后任卫士、卫士组组长、副卫士长，卫士长。

· 远 我眼中的毛泽东(下) · _____

②摘自权延赤访问李银桥之后所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文。

摇摇主席心情沉重而温和地说：成千成万的先烈为革命事业牺牲了他们的宝贵生命，我们活下来的人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他们才是。

——毛泽连^①

堂弟的回忆^②

开国大典后上北京见毛主席，我们被安排在中南海主席隔壁的警卫连营房里。吃饭时，主席见我看不清菜，眼眶里泪水不断，问么子事。我才说起眼病的由来，并提出北京城里有没有整治瞎眼病的郎中？要有，请三哥帮我治一治眼病。

“好，好。”主席边吃边说：“北京有好医院，好郎中。”第二天，他就派秘书和岸英侄儿送我到协和医院。出门时，还一再嘱咐要安心治病，千万不能跟医生霸蛮。

出院后不久的一天，我见主席稍微闲空，午休时，进了他的书屋。我问三哥，~~1956~~1957年，大哥毛泽华出来搞地下工作，以后老十毛泽青也跟四哥毛泽民参加了红军。咯多年了，咋没听到一点音信？主席听后有点不安地告诉我，泽华、泽民都没有了，泽青人还在。但延安分手后一直没有见面，只有书信来往。停了停，主席又说：成千成万的先烈，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牺牲了，我们一家也应该这样。

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同去的一个亲戚想请主席批准留京工作或介绍回湖南工作。主席心情沉重而温和地说：成千成万的先烈为革命事业牺牲了他们的宝贵生

·愿 我眼中的毛泽东(下)·

命，我们活下来的人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他们才是。你们都是作田人，过不惯城市生活，还是回老家作田、栽菜、喂猪稳当。今后大家会有好日子过的。

过了几天，主席派人帮我们每人做了两套衣服，买了车票，送我们上了火车。以后，我又去过几次。每次主席总是催我们早回家，说久住不宜。主席的亲戚应带个好头，还说，以后要先经过他批准才能上北京。

摇摇①毛泽连，毛泽东的堂弟。

②摘自陈光鲁所写《韶山青青，韶水长流——访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老汉》一文。

摇摇看了简朴的婚礼，我想，毛主席对子女要求多严呵！

——王定国^①

岸英的婚礼^②

全国解放后，谢老是第一任内务部长。这一时期，在毛主席和谢老交往中，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参加毛岸英同志婚礼的家宴。

1953年深秋的一天，我们收到毛主席亲笔的字条：“岸英要结婚。为了节约，只请你们夫妇俩作客吧。”

当天晚上，谢老和我来到中南海毛主席的家里。同桌吃饭的，有岸英的爱人刘松林和她的妈妈张文秋同志。我看着这对夫妇的幸福情景，不禁沉思起来：杨开慧同志如能活到今天该多好啊！

这顿新婚的夜餐很简单，只几个菜。毛主席一边吃，一边高兴地说：“岸英有本事。这桩事都是他自己办的，没有用我操点心。”毛主席把湖南捎来的腊肉，夹到谢老碗里，亲热地说：“比你在延安送给我的怎样？”谢老说：“家乡的腊肉，当然比我们做得好啊！”

饭后，毛主席又嘱咐谢老和我，到中联部岸英的宿舍看新房。新房很简单，摆一张床，一张桌子，几个凳子，都是在机关借的旧家具。看看简朴的婚礼，我想，毛主席对子女要求多严呵，更增加了我对毛主席的热爱！

摇摇^①王定国，谢觉哉的夫人。

· 54 · 我眼中的毛泽东(下) · _____

②节选自《毛泽东与谢觉哉》一文。

摇摇卫士长把自己的一只脚向前一伸，激动地说：“主席的皮鞋可比咱们的旧多啦！”随又满含深情地感叹道：“党和国家的主席啊！”

——王鹤滨^①

主席的私生活^②

毛主席的衣着十分简单，只有两套衣服经常替换；平时喜欢穿布便鞋，只在参加大型会议或会见外宾时，才穿皮鞋。

毛主席有双深褐色皮鞋，是我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几年中所见到的惟一的一双皮鞋。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门，主持开国大典，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就是穿的这双皮鞋。

一次，毛主席准备去会见外宾。我走进他老人家的寝室，只见卫士长正蹲在床边，擦那双皮鞋，他抬头见我走了进来，就马上对我招呼说：“王医生！你来看看！”

“看什么？”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忙走过去弯下腰问。

卫士长把正在擦着的一只皮鞋伸到我眼前：“你看看，主席这双皮鞋，穿了多久啦！都磨成这个样子啦！”

我蹲了下来，细看那双宽大的深褐色皮鞋。只见鞋帮内侧后面磨得已经褪色了，鞋底跟的外侧磨去了一公分多厚。

卫士长一边继续擦着皮鞋，一边告诉我：“我说给

他老人家做双新的吧，可是主席不同意，总是说：还能穿嘛！”接着，卫士长把自己的一只脚向前一伸，激动地说：“主席的皮鞋可比咱们的旧多啦！”随又满含深情地感叹道：“党和国家的主席啊！”

毛主席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在中南海内一所古老的砖瓦平房院落里。一个过道将北房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侧的一间是毛主席的寝室，一张硬板床摆在靠北墙的中间。床头西边有个小桌，是放台灯和烟具的地方。西山墙南侧有个立柜，挂着两件毛主席随时穿用的衣物。此外就是两三把椅子散放在室内，再没有其他陈设了。两间北房当中的过道，摆着一张圆桌，就算是餐厅了。与西侧一间北房相连的西厢房，是图书室，贮藏着毛主席经常阅读的书籍。办公室在东厢房，东面无门窗，一张写字台挨近西窗下，形成“丁”字形，一把老式的转椅靠近南墙，毛主席就坐在这张转椅上办公。东面墙前摆着三个沙发，一大两小合抱着一个茶几；近北墙立着一个衣架。全部家具就是这些了。

毛主席的院落里有几株翠柏，挺拔参天，加上房屋的飞檐，使寝室和办公室的自然光线较差，有时即使是白天也得靠灯光才好办公和阅读。寝室和办公室之间，没有走廊相通，不管刮风、下雨、飘雪，毛主席去办公时，都得穿过露天的院落。行政管理部门早就想把这所古老的房屋改建或修缮一下，但都遭到了毛主席的拒绝。

直到 1951 年，我去看望毛主席时，才见这所房屋

做了较大的修缮。一位同志告诉我：这次修缮房屋，事前没有经过毛主席同意，是趁他老人家外出视察工作时的进行的。毛主席回来后，很不高兴，很长时间拒绝在修缮过的房子里居住和办公。

作为保健医生，关心毛主席的饮食情况，是我的工作职责，总希望他老人家吃得多些，吃得好些。可是，毛主席不准我们提高伙食标准，对饭菜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他老人家保留着湖南人民一般的饮食习惯。平时，主食吃大米饭多些，几乎每餐都有的菜是炒辣子、辣味腐乳。毛主席常吃的菜，还有炒苦瓜、炒青蒿，用青葫芦做的汤和豌豆苗汤。

1950年秋天，正是新稻进仓的时候，在一次饭间，毛主席对我说：王医生，不要老给我吃细大米嘛，搞点粗米来吃。他老人家看了我一眼，又说：从你们医生的观点说，粗大米更有营养，是吧？

我当时没有体会到毛主席话中的深刻含义，只是从狭隘的医学观点出发，回答说：“是的，主席，粗大米维生素多些。”

机关没有粗大米，城里也不好搞到。一天下午，我们就到郊区农村买了一袋，毛主席听到后，高兴地对我说：今天就用这个米做饭吃。

粗米饭不像细米那样成团团，而是一个粒一个粒的带着点稀汤，倒像是大麦仁做成的。厨师担心地说：“这是个啥子米哟，不成个饭样子！”可是，毛主席吃过，满意地微笑着说：很好嘛！